

 《中国语学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史记》副词研究

A Study on the Adverbs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杨海峰◎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中国语学文库》

总主编：邢福义

副总主编：汪国胜 朱 斌

《史记》副词研究

A Study on the Adverbs i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杨海峰◎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副词研究 / 杨海峰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 2015.12

ISBN 978-7-5192-0372-6

I . ① 史… II . ① 杨… III . ① 《史记》—副词—研究
IV . ① H141 ② 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797 号

《史记》副词研究

策划编辑 孔令钢

责任编辑 李 瑞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92-0372-6/H · 0988

定 价 54.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序

专书考察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离不开专书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有许多学者相继投身于这一研究，杨海峰博士就是其中之一。她的《〈史记〉副词研究》一书，全面勾勒了《史记》副词的基本面貌，描写了副词的发展演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描写了《史记》副词的基本情况。作者以《史记》为基本语料，考察《史记》副词，并以图表形式说明这些副词的语法功能、旧词及新词的分布频率，同时还介绍了《史记》副词的发展概貌。作者认为，西汉是汉语副词发展的重要时期，副词的兼类现象明显少于先秦，分工趋于明确，用法也逐步规范，正处于单音副词并列使用和双音副词大量形成两种现象相互促进的时期，副词体系已经基本完备。

二是发掘了一批新生副词，并考察了它们的虚化过程。西汉时期，大量先秦副词的用法趋于成熟，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副词，这些副词往往和一些新兴的语法成分同时使用。由于新旧副词汇集，出现了大量具有同义关系的副词。这些具有同义关系的副词通过一段时间的并存、竞争，最后往往只有一两个取得强势地位，最终将其他同义副词淘汰。其中，有些副词后来发展成为常用副词，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副词的这些转变，既有社会原因，也有语言系统自身的原因。作者在书中对这些原因进行了探求。

三是总结了《史记》副词的特征和语法功能。这种总结是在对全书每个副词的特征和功能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每类副词的特征及其语法功能都有语言

事实作为依据。

当然，本书在语料运用、副词筛选等方面，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地方。但总体来说，本书通过详实的描写分析，充实了以往的研究，对汉语副词研究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

刘 利
2015 年 7 月

前 言

1958年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出版，揭开了汉语史研究的新篇章。人们意识到专书语言研究是语言学本体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要建立科学的汉语史必须以专书语言研究为基础。专书语言研究是专题语言研究的重要依据，是比较研究的必要准备，是建立新的语言理论的重要途径，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石。汉语史研究必须探求汉语在各个时期的特点，总结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因而对各个时期代表作进行专书研究就成为建造汉语史大厦必不可缺的基石。

汉语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详尽、可靠的专书研究基础上。《史记》作为西汉初期的一部重要典籍，它反映了这一时期语言发展的真实面貌，是我们研究汉语史的重要资料。目前，对《史记》中副词进行系统研究的专书尚未出现。本书以西汉时期的重要文献《史记》的副词为考察对象，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静态描写与分析归纳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相结合，希望通过对《史记》的副词系统及其源流演变做出调查分析，以尽可能多地了解西汉汉语中新兴副词的形成过程及发展演变的历史，从而勾勒出西汉汉语副词的基本面貌和时代特色，为进一步研究整个汉语副词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本书共分为5章。

第1章“绪论”：对本书选题的意义、研究对象、所采取的研究步骤和研究方法以及相应的研究现状、考察角度等作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和总结。

第2章“导论”：简要介绍汉语副词的定义、副词的语用和语法功能、副词的基本性质与虚实归属、副词与相关词类的划界以及先贤时哲关于副词的分类意见，表明了自己对副词的基本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标准，并对《史记》中的401个副词逐一进行了归类。

第3章“本论”：笔者依次按照程度副词、范围副词、时间副词、情状方式副词、否定副词、关联副词、语气副词、谦敬副词的顺序，对《史记》中的所有副词进行了详细的平面描写，对西汉汉语新出现的32个副词一一做了探讨，指出不同类别的副词对其修饰或限制的结构的句法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对《史记》的副词做了整体把握，对它们在整个汉语副词发展过程中的地位有了清晰的认识。

《史记》中的副词共有401个（包括异体字28个），其中单音副词311个，双音副词89个，三音节副词1个；由前代继承而来的副词有369个，占《史记》副词总数的92.02%；新产生的副词有32个，占《史记》副词总数的7.98%。本文对这些副词逐一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对每类副词进行定义，从语义与功能的角度再划分为几个小类。

其次，按照分出的小类，对其产生时代进行分析，主要是继承先秦的还是西汉新产生的。对于继承先秦的副词的所有成员进行逐一考察，详细分析其出现环境、语义特征和语义功能，然后加以描写；对于新产生的副词则进行历时演变的研究，对其产生动因进行了深入分析。

最后，在对每类副词分析结束后，附上有关该类副词详细用法的统计表，以期对该类副词的用法及其演变情况有一个量化及其系统的认识。

第4章“分论”：本章讨论了四个问题，第一节通过对《史记》副词同义连用的分析，不难发现，汉代的副词同义连用为古汉语双音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虚词由以单音词为主向以双音词为主的发展，它在汉语史上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节运用韵律句法理论，对《史记》中表示偏指的“相”和“见”字作了分析，指出“相”和“见”的使用是为了使语义重心出现在句子的普通重音位置上，即把已知的熟悉的宾语省略，使动词的语义得以凸显。第三节与第四节分别讨论了“更”类副词与“稍”类副词的虚化过程，重点探讨其虚化动因。

第5章“结论”：对《史记》中副词的基本情况作全面总结。

在对专书词汇进行封闭式描写的基础上，本书也注意对个案的讨论，并分析这些语言现象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揭示了《史记》词汇的基本面貌和特征，肯定了它重要的语料价值和在汉语史上的地位。

在分析过程中，本书不局限于某种理论，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既运用了结构主义的理论，也运用了配价理论，还运用了认知语法的语法化理论和范畴理论等。本书的特点在于它的定量性和系统性。所谓定量性，就是以一定数量的副词为研究

对象，具体说来就是以《史记》中的 401 个副词为对象，并以图表形式说明这些副词的语法功能、旧词及新词的分布频率。所谓系统性，就是对这 401 个副词从分类、句法功能以及在句中位置和与句型的关系等方面做了一个全面、系统的考察，力争能使人们对《史记》副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

总而言之，希望通过以上各方面的探索，能为《史记》副词研究，特别是汉语史研究以及辞书编撰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目 录

1	绪 论	001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001
1.2	研究现状	002
1.3	语料选择	009
1.4	研究目标和方法	013
1.5	相关的几个概念	015
2	导 论	017
2.1	汉语副词的定义	017
2.2	汉语副词的特点和功能	020
2.3	汉语副词的分类	024
3	本 论	027
3.1	程度副词	027
3.2	范围副词	063
3.3	时间副词	095
3.4	情状方式副词	125
3.5	否定副词	144
3.6	关联副词	156
3.7	语气副词	162
3.8	谦敬副词	173

4	分 论	177
4.1	副词同义连用	177
4.2	从韵律句法角度看《史记》指代性副词“相”和“见”	186
4.3	“更”类副词	193
4.4	“稍”类副词	229
5	结 论	242
5.1	《史记》副词的特点	242
5.2	实词虚化与副词的形成	248
5.3	副词形成的条件	248
5.4	今后的打算	249
	附录：《史记》副词总目	251
	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72

1 绪 论

1.1 研究目的和意义

关于《史记》副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对其进行过全面、系统的研究。本书所要研究的首先是《史记》副词的系统以及《史记》副词的源流演变，并对《史记》副词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描写。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书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专书词汇研究，对于汉语词汇史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汉语史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专书研究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视角广、深度大，但是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语法，虽然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汉语断代语法和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可靠基础^[1]，但是词汇研究也必不可少。我们以《史记》副词为研究对象，可以弥补汉语史研究的不足，也可以促进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深入，为汉语词汇史的系统研究提供一定的资料。

其次，本书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副词形成发展和演变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对于副词演变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西汉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秦，为中华民族的辉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时，社会稳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快，统治者又较为重视与南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先后采取“册封”与“和亲”等政策促进了南北民族融合。^[2] 因此，西汉语言现象丰富而复杂，在西汉汉语中，大量的先秦副词趋于成熟。同时，又出现了大量的新兴的副词，这些副词往往和一些新兴的语法成分和语法形式同时使用。并且由于新旧副词汇集，出现了大量的具有同义关

[1] 郭锡良：《〈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序》，载《〈荀子〉虚词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2] 汉武帝通过赐“滇王金印”等册封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汉元帝通过与匈奴“和亲”政策促进了民族融合。

系的副词，具有同义关系的副词通过一段时间的并存、竞争，最后往往只有一两个取得强势地位，并最终将其他同义副词淘汰。其中，有些经过发展演变成为常用副词，并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造成这些转变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丰富的社会原因，也有复杂的语言系统的原因。对这些原因和规律的探索，有利于副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再次，本书试图在对《史记》副词描写的基础上，探讨汉语副词研究中应该解决而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若干理论问题。

副词是汉语中比较复杂而又研究得很不充分的一个词类。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对什么是副词、副词的语法特征、副词与其他词类的区分原则、副词的分类等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至于汉语副词的历时研究，值得探讨的问题更多，如新兴副词是怎样形成的，旧有副词为什么会消亡，新旧副词的兴衰消长是否表现出某些规律，在副词的历时演变中有哪些值得重视的现象，副词的发展演变是怎样与整个汉语的发展演变相适应的，等等。就这些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对汉语副词的研究，包括共时的研究和历时的研究，是非常重要而又极具理论意义的。

最后，本书的研究对汉语辞书的编纂、修订具有重要意义。

西汉汉语研究在汉语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文献资料以及研究不深入等原因，西汉出现的一些新义项有被忽略的现象，有些是在西汉出现的副词，却被认为在其他时代出现，等等。据此，我们对《史记》副词的研究，可以对上述问题有所弥补，为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一定的资料。

1.2 研究现状

1.2.1 《马氏文通》以前的虚词研究

汉语就其语法来说是属于分析型的，它“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汉语既没有俄、法、英诸语言里那种形态标志和曲折变化，也没有日、朝、蒙、土耳其诸语言里那种粘附形式。这使得虚词在表现汉语语法范畴的系统中显得非常重要。虚词研究一直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尽管系统的语法研究迟迟未至，但虚词研究却十分发达，以致成为其主要标志。汉、魏、晋时期，就出现过对单个虚词进行解释的现象，而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代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袁仁林的《虚字说》、王鸣昌的《辩字诀》等，都是专门

讨论虚词用法的著作。长期以来，汉语研究只集中在了虚词问题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虚词在汉语句法组织中的重要作用。由于当时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讲清经文中那些辅助性词语的意义和用法，而副词在这方面又是最为复杂的，所以，副词研究在自古以来的虚词研究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2.2 《马氏文通》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副词研究

最初对副词进行全面研究的是《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文通》称“状字”，从其所论述的内容来看，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副词。郭锡良先生（2003）说：“综观《马氏文通》以来的虚词研究，大多是以‘文言’作为对象，把一两千年的语言资料当作一个平面系统来处理。这是一种泛时的研究方法，难免带来某些不足和失误。”^[1]可见，《文通》对“状字”的论述是不成功的，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确定“状字”的标准不明确，“状字”的范围不明确，“状字”的职能不明确等。^[2]

自《文通》问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汉语副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副词的归属问题、副词的内部分类以及单个副词的句法特征描写、语义内容归纳等方面，总的来说，早期的研究大都还带有训诂学的随文释义的色彩。尽管这种微观的研究在一定背景下确实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但是，由于对一些常用副词在不同格式中的意义和用法的描写及归纳过于细致，有时就显得缺乏条理和繁琐冗长；而且，由于义项的划分常常缺乏明确的原则和标准，因而也就难以避免主观性和任意性。

1.2.3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的副词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汉语副词的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这期间的汉语副词研究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理论与方法都比以前有了长足的进展，呈现出“新的目标，新的方法，新的结论”的发展趋势。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何金松（1994）的《虚词历时词典》，该书对秦汉以前的副词大体囊括无遗；何乐士（1985）等的《古汉语虚词通释》，杨伯峻、何乐士（2001）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都谈到副词，后者还将副词概括成各个小类。这两部语法专著，对副词的主要语法功能着力从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科学分析，在学术界影响较大。邵敬敏（1987）在总结这一阶段汉语副词研究的状况时指出：“随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改进，人们对副词的研究不再是采取孤立主义的立场，就事论事地分析，词典式地列举各个义

[1] 郭锡良：《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载《语言科学》第二卷第 1 期，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 参见杨荣祥：《试析〈马氏文通〉状字部分存在的问题》，载《语言研究》1996 年第 2 期。

项，而是在高度概括副词的基本语法意义的基础上，沟通它与派生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寻找语法意义与语法形式之间的对应与不对应的规律，力求把语法跟语义、语用的研究融为一体，力求在更大的语境条件中去多层次多侧面地考察副词的作用，力求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起来，这一切就构成了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特色。”^[1]

这一阶段成果叠出，副词研究成为语法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在已出版的语法专著和虚词用法词典中，副词都占有很大的比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专门研究副词的论文，根据李泉（1996）的统计，仅近20年（截至1995年）就有约200篇研究副词的论文，其中90%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笔者在知网上统计（1996年1月至2015年7月），则有1974篇文章，尤其是2007年至今每年都在100篇以上，其中2010年、2012年及2013年均接近200篇。这些成果在对副词语法意义内在联系沟通方面、副词语义与句式的依存关系方面、因副词的语义指向而引起的歧义问题以及语境对副词的语义指向和句式结构的影响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特别是对“又”、“也”、“就”、“还”、“更”、“越发”、“反而”、“都”、“才”等常用副词的研究都具有相当深度。理论意识和科学的方法论意识的增强，大大推动了研究的深化，在研究中，强调不能将格式义简单地赋予某个虚词，提出了对比研究法，为后来的副词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副词语义指向的分析，副词与句式关系的考察以及从语境角度考察副词的意义与功能等，更是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也使得结论更具有全面性、科学性。20世纪80年代的副词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为90年代汉语副词的研究的全面深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90年代以后，学术思想活跃，副词研究在此大背景下，逐步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三个平面理论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理论的引进，给语法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现代汉语研究也出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

1.2.4 汉语副词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上面笔者简略地概述了汉语副词研究的基本状况。应该说，副词研究方兴未艾，从一系列博士论文和相关专著的出版可以窥见一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副词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重视副词语法意义内在联系的沟通。传统副词研究着力于对副词在不同

[1] 参见邵敬敏：《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载朱一之、王正刚选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语文出版社1987年版。

格式中表示出不同的语法意义进行描述,力求详尽。但由于义项的划分缺乏比较明确的原则和手续,其结果是不仅存在较大的主观任意性和偶然性,而且划分的结果冗杂繁琐,无法揭示义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真先生的《说“也”》(《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另辟新径,指出“也”的基本作用是表示“类同”,进而分出“实用用法”和“虚用用法”,从而涉及语境在副词研究中的作用;作者也认识到,“在虚词研究中,切忌将含有某个虚词的某种句子格式所表示的语法意义硬归到格式中所包含的这个虚词身上去”,但是作者没有进一步归纳出各个义项之间的联系。

其次,进一步深化了对副词的特殊功能的认识。如副词修饰名词问题,副词区别于形容词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不能修饰名词,因此汉语中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但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对这种现象是否规范以及哪些副词可以修饰名词的描写。规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一种语言现象的出现(除非那些真正的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语病”),通常都有其可解性。探讨这种有违常规的特殊现象背后的合理机制,做出相应的解释,有助于深化对语言规律的认识。90年代以来,学者们着重从语言的内部与外部去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名词的顺序义、类别义、量度化、动核化、性状化以及细节突显等对副词修饰名词现象的影响,也有的从美学功能等方面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功能上的解释。^[1]

再次,重视对副词语义和句式依存关系的分析。探求语法形式同语法意义的相一致又不相一致的规律,是语法研究的重大课题,副词的实际运用也反映出研究这一课题的重要性,有关研究首先从语法意义相近的副词比较入手,陆俭明先生的《“还”和“更”》(《语言学论丛》第六辑,1980)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然后,重视对语义指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歧义的研究。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有两大突破。一个是副词研究,一个是歧义研究。在副词研究中,我国学者有许多创新,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1983年学界所注意的“语义指向”。提出概念,并从“语义指向”上揭示出一些副词的重要语法规律,发现歧义的新品种——语境歧义,提出语境歧义分析法。发现歧义的新品种和提出语境歧义分析法,也属于歧义研究的突破。“语义指向”是由“指向”演化而来的。“指向”是吕叔湘先生在对沈开木论文《表示“异中有同”的“也”字独用的探索》(《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审稿时提出来的。劭敬敏(1990)进一步系统化地提出了语义指向分析的操作程序,区分了语义指向中“指”、“项”、“联”的概念。在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中,

[1] 参见张谊生(1996/1997),储泽详、刘街生(1997),桂诗春(1995)等的有关论述。

对此比较注意的除了吕叔湘、沈开木两位先生以外，还有邵敬敏、刘宁生等先生。在古代汉语副词研究中，则有何乐士先生的《左传范围副词》（岳麓书社，1994）。

最后，重视对常用副词的演变进行研究。较早提倡对汉语词汇进行演变研究的是张永言、汪维辉两先生，他们在《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后来汪维辉先生又有《东汉—隋唐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不过，在此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一些常用词（包括虚词）的产生进行探讨，江蓝生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后来结集成为《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对近代汉语词汇的演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而对常用副词的演变较为关注的是李宗江先生，他的《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对此用功颇勤。单篇论文也为数不少，如杨永龙先生《近代汉语反诘副词“不成”的来源及其虚化的过程》（《语言研究》，2000年第1期）就是其中之一。海外学者对此也较为关注，日本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和《汉语史通考》（重庆出版社，1991），志村良治先生的《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等对中、近古汉语副词的演变均有精辟的论述。

不少学者对汉语虚词演变的理论进行研究，如刘坚、曹广顺、吴福祥的《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87），解惠全的《谈实词的虚化》（《语言研究论丛》，1987），黄珊的《古汉语副词的来源》（《中国语文》，1996），洪波的《论汉语实词虚化的机制》（《古汉语语法论集》，1998），张谊生的《现代汉语虚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杨荣祥的《汉语副词形成刍议》（《语言学论丛》，2001）等一系列文章，对汉语虚词形成的理论做了深入的分析，而沈家煊更注意从西方语言学理论中吸取营养，如《“语法化”研究综观》（《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1998）都有精辟论述。

到目前为止，前贤时修对于《史记》语言多有研究，朱江玮（2003）就此作了述评，请参看，此不赘述。《史记》副词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以《史记》某类或某个副词为研究对象，例如洪成玉的《〈史记〉中的程度副词“颇”》（《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白亮的《〈史记〉总括范围副词研究（上、下）》（《燕山大学学报》，2000），宋洪民的《〈史记〉副词“最”特殊句法位置试析》（《古汉语研究》，2002），池昌海的《〈史记〉中副词“弗”的功能分析》（《古汉语

研究》，2003）、《〈史记〉中副词“弗”修辞功能的计量分析》（《修辞学习》，2004）。②涉及《史记》副词研究的专书或专题论文，如何乐士的《〈史记〉语法特点研究》（《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管锡华的《〈史记〉单音词研究》（巴蜀书社，2000），吴庆峰主编的《〈史记〉虚词通释》（齐鲁书社，2006）。③一些语法研究专著和虚词词典对《史记》的语料的引用，如向熹的《简明汉语史》（商务印书馆，1993），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汉语研究室编的《古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1999），杨伯峻的《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1）等，在对副词进行分析时都引用了《史记》的语料。这些研究既有宏观的概述，也有微观的探求，为《史记》副词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但是，当前的副词研究也还有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微观的具体研究，尤其是分散的单个副词的研究比较多，而宏观的整体研究则相对薄弱，尤其是从总体上对某一类副词或某一种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少；②就汉语副词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纯汉语事实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各类书面文献中的副词进行的分析研究的比较多，而将口语、方言、民族语、外国语，以及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对汉语副词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还比较少；③针对汉语具体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所作的描写性研究及其成果比较多，而结合普通语言学语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深层次探讨还比较少；④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引进、借鉴的比较多，而结合汉语副词性质特征等实际情况，提出具有汉语特色的富有原创性的副词研究理论还非常少。尤其是研究对象和领域的比重失调更是一直以来汉语副词研究中难以克服的一种现象。由于汉语的副词是一种个性很强的词类，所以，迄今为止的副词研究，绝大多数都集中在单个常用副词方面，譬如，仅一个副词“都”，20年来就已经发表了80多篇规模不等的研究论文。然而，在整体性研究方面，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已经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卓有成效的探讨，尽管以往的研究也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进展；但总的说来，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深入。此外，介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有关汉语副词的某个类别或某个小类研究以及某项共性的研究，这些年来虽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成果，但涉及的范围相对太小、太窄，讨论的问题也欠深入、扎实。

上述不足或局限的存在固然有副词个性强、用法复杂等研究对象本身的因素，有主要是为了解决副词的实际运用这一研究目的的因素，笔者认为这也与对副词性